

大 家 文 藝

一隻殘廢的鋼筆

陸 等 著

陸



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

目
錄

- 一隻『殘廢』的鋼筆……………陸 熒（一）
- 四封家信……………白 慧（一八）
- 舊恨新仇……………江 林（三一）
- 三封信……………戈 楓（四三）

一隻「殘廢」的鋼筆

陸 榮

——回憶朝鮮戰友金斗元同志

解放軍同志有三寶：好槍好筆和手錶。無論是幹部戰士，誰都愛這三樣東西。我自己呢，不瞞大家說，三樣寶物也全有。你要問我的三寶都好不好？我敢回答你說：保險好。

第一，拿我的槍來說。前幾年我在家當民兵時，抗的是扎槍和洋砲（鐵矛和土砲）；正式參軍以後，措的是老套筒子，也措過幾天九九式，後來我又換上了三八式；如今呢？我們當班長的，都已經一色措上美國的衝鋒式了。你說是好槍不是好槍呢？

第二，拿我的鋼筆來說。我認為無論誰的鋼筆，也沒有我這一隻好。

第三，再說我的手錶。今年我們部隊一邊剿匪，一邊又進行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，俺們連上賺了很多錢，除交公任務以外，每人又分了二十一萬元的紅利。都買成文具吧！又化不了這麼多；寄回家去吧！父親來信說，家裏分了地，生產成績很好，也不需要。排裏的幾個班長都勸我說，買些文具，使用以外，下剩的錢，也去買個手錶帶上吧！當班長的常常帶班換哨，需要掌握時間，沒有個錶多不方便？所以我又化了八萬元錢，買了這麼一隻手錶。雖說趕不上什麼游泳錶，但這是我勞動得來的果實，一不犯紀律，二不算腐化。再說這隻手錶也走的挺準，因此我很滿意。這當然是一個好錶。

可是，有些人不同意我上邊這些說法。他們看過我的三寶以後，都說我的槍和錶確實不錯，鋼筆可一點也不好。拿他們的話來說：『快老掉牙的貨啦！還算什麼好鋼筆呢？』從外表上看，它確實不算好。黑色的桿，白色的尖，不說它趕不上那種『金頭』的什麼『派克』牌鋼筆啦，就連個金星牌的

也不如。桿子外邊還被小刀刮了一片，活像一個人身上的大瘡疤。再說，它又時常往下漏水，爲了使它下水均勻起見，我又在它的脖子上纏了幾道線。筆帽子上的卡子，進關後在天津戰鬥時，又叫我給整丟了。同志們把它拔出來看，都常常說它是一隻『殘廢』的鋼筆。很多人勸我把它丟掉。另外去買一隻新的用，我總不肯。這決不是我捨不得化錢，而是它對我的好處太多了呀！

這不單是因爲它還能勉強幫我寫字和學習，主要的是它有着一段光榮的歷史；同時，我和它以前的主人，又是很好的朋友，並且，還有着像海一樣深的國際主義的感情。

比如說，在我的腦子裏，個人主義又作怪的時候，或是家庭觀念又像草一樣生長起來的時候，甚至於在行軍作戰極困難和極艱苦的時候……我都會用手摸一摸我的這隻鋼筆。馬上，我就會想起了它以前的主人來。這時候，

它的主人就像是我不的一位老師一樣，站在我的跟前，教育我，引導我，督促我在革命的道路上不要停止，努力前進。

記得是「九、一八」以後的第二年吧！我十二歲的那年夏天，我跟父親從清源搬到長白縣的十二道溝去住。村子裏有中國人，也有不少朝鮮人。中國人種旱地，朝鮮人種水田。日本人是管中朝人民怎樣辛苦勞碌，秋後是一遭都要出荷糧的。就在那年秋天的一個早上，太陽沒有出來，天陰的黑咕隆咚，還颳着大風。我和父親正在家裏吃飯，忽然門外邊「咯登！咯登！」地有幾個穿皮鞋的日本兵出現了。

我和父親跑到門口去一看，有幾個日本人，腰裏掛着手槍，手裏拿着戰刀，後邊跟了七、八個朝鮮兵，挨門挨戶的搜查起來了。我那時還年幼，就跟在後邊看熱鬧去了。

偽滿當屯長的都是地主。俺們屯裏的正屯長叫朴憲林，是朝鮮人；副屯

長叫劉永和，是中國人。他們領着日本人挨家去搜查，看誰家還藏有糧食不肯出荷。中國人有膽小的，打多少糧就出多少荷，家裏一粒糧食都不敢存；朝鮮的農民們，有膽大的，把稻子藏在炕裏邊，或是裝在雙牆裏邊，不肯給鬼子全出荷。日本人挨家挨戶都搜遍了，最後到朝鮮戶金斗元家裏去了。鬼子們用戰刀在炕上『噠！噠！』地搗了好幾下，細心的聽着裏邊的聲音，看裏邊有沒有稻子？可是把房子裏搞遍了，也沒有搜出什麼糧食來。最後，屯長朴憲林向鬼子獻慫勤地，用手往牆上一指，日本人就用戰刀往牆上戳起來了。『噁！噁！』兩下，金斗元和他叔叔的臉皮可變成沙白色了。不一會，果然那金黃色的稻子從牆縫裏流出來了。日本人就忿怒地罵了一聲：『八哥啞魯！』立刻命令後邊的幾個朝鮮兵，把金斗元的叔父捆起來了。……沒幾天，金斗元和他的母親從縣城裏，把他叔父的屍首領回來了。

後來，我才知道金斗元的叔父是被日本人判處死刑了。至於他的父親

呢，聽別人說那是在『九、一八』那一年，因為他關起門在自己家裏，教金斗元唸朝鮮書寫朝鮮字，也是被拉到憲兵司令部去槍斃了。

金斗元那年才十三歲，此後，他就跟自己的寡婦媽媽和他的孀母，在一起種田過生活了。因為我們是鄰居，歲數又是相差不上下的人，一來二去，慢慢也就熟識起來。

以後的幾年，我們又一同進了鄉村裏的學堂，同樣被強迫丟開本國的文字，唸過二年日文。等又長大了的幾年，我和他又一同當了『國兵漏子』，而且又被抓去下過幾個月的煤窖。『八、一五』蘇聯出兵的時候，我們又一同組織暴動，打死了日本的憲兵和警察，砍斷了敵人的電網，一同逃脫回家來。

記得當時別人都撿了很多『洋撈』，發了很大洋財，我和金斗元二人，却啥也沒要。在被我們用鐵鎚打死的那個日本人的身上，我僅僅從他的衣服

口袋裏掏出了三十幾塊錢的老頭票，回家來當作我們兩人的路費，金斗元從那個日本人的身上，拔下了一隻黑管鋼筆。回家去以後，他因爲很仇恨日本人，他就把那隻鋼筆桿上的一個日本人名，用刀子刮去了。

東北解放以後，我們家鄉有了八路軍，各縣各村都成立了農會。

工作隊，領導我們向地主惡霸進行鬥爭。給日本人當過走狗的朝鮮地主朴憲林，和中國地主劉永和，都被農民們公審和槍斃了。村裏不分中朝人民，都同樣分得了土地。

但不久，蔣介石匪幫在美帝幫助下邊，又向東北進攻了。爲了保田保家和爭取更多的農民翻身解放，我和金斗元又一起參了軍。

一九四七年才過罷陽曆年，上級忽然來了命令，叫我們去打輝南城。那時候，我們還沒有升入主力部隊，幹的是獨立團。我們連上有不少朝鮮人，大家在一起練兵、行軍和作戰，都十分親熱。

當時上級提的口號是：大兵團、正規化、攻堅戰九個大字，無論主力與地方部隊，都是正向着這個方向去努力。輝南城雖小，敵人修的工事可不簡單，一色是鋼骨洋灰的碉堡。咱們把城圍了好幾天，狗日的不肯投降。後來上級來了命令叫硬攻。那次是我們獨立團第一次配合主力去『啃硬骨頭』。砲也不多，大家都沒有攻堅經驗，敵人碉堡裏的火力很硬，實在是不好攻，攻了兩天，一點門也沒有。後來上級一研究、才知道要想攻進城去，必得先把城東南角那幾個碉堡炸掉。上級這麼一決定，嚇！各排各班都自動報了奮勇。我和金斗元同志，也自動報了名，堅決要去參加爆破碉堡的光榮任務。連部一考慮，挑出十二名最堅決最優秀的同志，組織了兩個爆破小組，準備去炸敵人的碉堡。

當時，我和金斗元同志，也被挑上了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。我們爆破組十二個同志當中，就有五個是朝鮮同志。他們都是共產黨員，平時的團

結學習、吃苦耐勞等都很好。他們雖是生在朝鮮國，可是後來被日寇逼迫，都流浪到咱們中國，一直是在中國長大的人。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，很上勁。同時，他們也都明白：中朝兩國的解放事業是分不開的，要想解放朝鮮，必須先使中國解放。

大家都知道，東北地面很冷，二月大地上還有幾尺深的大雪。輝南城自從叫敵人佔了以後，不許百姓自由出入。城裏缺吃沒燒的，眼看幾萬老百姓，都快要凍死和餓死在裏邊了。那些壞蛋的蔣匪軍們守住城，今天抽丁抓伏，明天要款派糧，還要糟踏婦女，把一個輝南城，整的烏烟瘴氣。城外的敵人呢，仗着山高和碉堡結實，他們爬在裏邊的不敢出來。可是，還一個勁的朝咱們打機槍。攻城的最後一天，團部給我們連上派來了兩挺重機槍，掩護同志們往碉堡跟前去下炸藥包。大家都下決心說：就是全連犧牲完了，也非要把輝南城解放不可。

噓！這一場戰鬥，可打的真激烈呀！我們連上一連犧牲了好幾個同志，才炸垮了敵人兩個碉堡，剩下最後一個碉堡，敵人特別頑強。咱們的重機槍『嘟嘟嘟』地朝裏打，敵人也就不『嘟嘟嘟』地朝外還。咱們的同志抗上去一包炸藥，沒走到跟前，被敵人打犧牲了；又送上去一包，沒走到，又犧牲了。敵人的小砲，不分個的響，把地上的冰雪打得只飛，眼看爆破組前面的好幾個同志，都已經犧牲了。後邊的幾個同志，都搶着要上。有兩個朝鮮同志，抗上炸藥包就往上衝。連長叫機槍在後邊好好給他們作掩護，離碉堡快到十幾步遠時，『拍拍』一個朝鮮同志叫敵人又給打倒了。馬上，另一個朝鮮同志接住又往上抗，『啪！』他又被打倒了。就這樣，朝鮮同志一連被打倒了三、四個。當敵人的子彈打到他們身上時，他們都會『噹里達啦』地叫喚一句朝鮮話。（本來他們是會說中國話的；但一發急，就常常又說出朝鮮話了。）有的是罵蔣介石匪幫，有的是喊：『中國人民解放萬歲！』敵人

在碉堡裏一聽，他們是朝鮮人，就一邊射擊，一邊罵着說：『你們這些高麗棒子，爲什麼要替八路軍打仗呢？』

最後上級命令我和金斗元同志一起，每人抗了一包炸藥也上去了。不幸我才走了十幾步，『啪！』一槍，叫敵人打上了。當時我只覺得大腿上好像誰用斧頭猛力地砍了一下似的，『撲痛！』就栽到地上了。血流了我一褲子，我一看，心裏說：『這可糟啦，爆炸的任務完不成了。』我剛栽倒，金斗元同志就上來了。他彎着腰抗着炸藥，繼續往敵人的碉堡跟前走，子彈在他的頭上『倏倏』地響個不停。他快到敵人的碉堡跟前時，我聽見敵人仍在罵着說：『你們高麗棒子爲什麼要替八路軍打仗呢？』金斗元同志用他那半生不熟的中國話，高聲地回答那些無恥的東西們說：『我是爲了中國人民！』這時候他的身上忽然被敵人的機槍，連掃射兩處重傷，可是當時因爲敵人的火力很猛，別人再也沒法去接替他了。我看見他又勉強爬了起來，撐着全身

的餘力，滾到敵人的礮堡跟前，把炸藥包往礮堡跟前一放，身子又向後滾了幾下，『轟！』一聲，礮堡翻身了。把敵人一排人，炸得五零四散。這才消除了敵人對咱們攻城的側面部隊射擊，順利的攻進城去了。

戰鬥結束時一清查，連上犧牲掛彩有十幾號人。除咱們中國同志以外，朝鮮同志犧牲兩名、掛彩兩名。金斗元同志呢，在完成最後的爆炸任務時，胸前又中了一彈，醫生一檢查，說他除身上負了三次重傷以外，心臟被震動得也很厲害。

當時全連的同志們都說，要不是金斗元同志炸毀了敵人最後的那個礮堡，輝南城的解放，不知還要遲延多少日子哩？城裏也不知道要有多少百姓凍死餓死哩？

我和金斗元同志被抬下來時，又共同住在一個病室裏，床鋪也緊挨在一起。第二天指導員來看我們，金斗元同志躺在床上，傷口疼得使他臉色發

白，有時候連牙齒也咬得直響。眼睛睜一會閉一會，心裏像是十分難過的樣子。但當他聽到指導員喊他的名字的時候，他的雙眼忽然又睜開來了。他勉強拉住指導員的手說：『可惜我不能看到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了。唉！我相信中朝兩國的解放，不會太遠了吧。』說着，他又移動了他的手臂，把衣服口袋裏的鋼筆拔出來對我說：『張同志呀！我們兩人是同鄉和同志，又是多年的戰友，我……也……沒……有……好東西送你，把……這……隻鋼筆給你，留下作個紀念吧！』還沒等我回話，他就兩眼緊緊地閉到一起，再也叫不醒了。

金斗元同志犧牲了以後，我把這隻鋼筆和他的遺物，都交給指導員，請組織上給他寄回家去。指導員說：『別的東西，可以寄回去，鋼筆你留下使用吧！因為那是金斗元同志臨死時，專門留給你的紀念。』

當我最後接受這隻鋼筆的時候，我曾經發誓，等我傷好以後，我立刻要

到前方去，堅決消滅蔣匪，爲金斗元同志報仇：並且假若有一天，我能到朝鮮去，爲朝鮮人民的解放事業進行戰鬥時，我一定像金斗元同志在中國作戰時一樣，堅決、勇敢，和更不怕犧牲。

很快我的傷長好了，我又回到部隊中來，不幸在天津戰鬥中，我又被敵人打了一槍。倒楣的是當我的左臂負傷跌倒地下時，又碰到一塊磚頭，把我的鋼筆卡子碰壞了，連鋼筆裏的零件，也受了很大的損傷。所以，後來它就漸漸地漏起水來了。

不過，就在這次負傷，傷口疼得使我快要淌下眼淚的時候，我就用手撫摸着這隻鋼筆，想着我的戰友金斗元同志，馬上我下決心：不許我的眼淚流出來。

傷好以後，我又回到部隊中來。在南下消滅蔣白匪幫和剿匪的過程中，

匪告一段落了，休整下來的時候，我們隨生產以外，也專門去買些文化。這時候，我更覺着我的鋼筆是有用的了。雖說它的外表不好看，零件也不夠健全，但經過我的『醫治』在它的脖子上纏了幾道線以後，寫起字來也特別滑溜和自然。有時候寫字寫得腦子惘倦時，我就拿着它向自己說：『鋼筆是金斗元同志送給你幹什麼用呢？不好好學習，對得起他嗎？』於是，我就立刻精神百倍，不厭倦地又學習起來了。

有時候，我的面前也曾經出現過什麼五一『派克』牌的鋼筆。但我一看，那是美國貨，我就不高興了。固然我不能反對別人對它的使用，可是我自己却一點也不稀罕它。因此，我常常用手緊握着我的這隻『殘廢鋼筆』，寫筆記、學文化、寫家信、寫稿子、記日記……等，我都會小心而又細緻的使用着它。

但是，正當我們人民解放軍平平安安學習文化、建設國防軍的時候；正